

方策新編

外交

U 5  
3064  
4





表  
卷

夷誅誅野平無古高不特操此宜能行  
燧野貫索谷中以懸式取四斷雖與國文  
兩應谷茲兩送中吐一尋吐二兩應後以  
表行舉 吐以送吐中間新去西尋送不  
吐餘 葉豔東也戲非吐 同土

同土  
其辨圓吐而式鑿毛吾固味賧賧而曠人  
內鑿 吐快木歲世以人鑿之案本也案五

按大使藤原葛城  
原延曆二十三年入  
唐



為藤大使與渤海國王子書 空海草

渤海日本地分南地人望天也然師善隣結義相貴  
通聘從古今來斯道豈息賀能忝就朝貢偶然奉謁  
不期而會非常喜悅仲春漸暄伏惟動止萬福即此  
賀能推既被監候留礙不得再展惆悵周旋誰堪斷  
腸分日取別後會難期余不任願戀之情謹奉狀不  
宣謹狀 吐外許蓋案對吐吐本當以對來  
非也高凡文結亦無與吐粉何語入細報  
轉祭也令人直以莫為細而不與文也吐  
去奠而亦細恭時酒既限與也既干葉外

安置也莫既限安置使轉至前既始限  
日跡跡于聚于與未去主封來之臨莫  
非莫矣世谷承晉又矣非豈也○既九  
酒既 高九曰既詰之莫而之熱香酒既  
狀 狀之燕言刺也狀用既詰又非既  
亦同其封其封谷也既狀之左 本  
養存也既無言既云也養哉尊長許寬  
既既既既云既既主皆官尊限云查  
吹何不既 本既既查 狀之皆官尊限云  
既既既既云既既主皆官尊限云查

賜渤海國入覲使告身勅書

中務渤海國入覲大使政堂省左丞相軍大將軍賜  
紫金袋楊威規等歸手有紀納貢無屬望鳳閣  
星懸揚雲舟鼓水燄魏誠外微胤他依聖靈接兩脩  
禮容可愛舌卷膏帶之義自存廣壽終恩宜依前  
主者施行立宗既文五尊限也前果限也  
貞觀末四葉五月于兩節下喪主立宗于之  
既主非喪主又喪主既林之既立之既宗  
既立 送喪主非宗于限宗于主宗其奉既

限宗文 同上







偶因人之上言、姑試之耳、然取舍如彼、尺一之封、莫如不降之為得也、且彼豈不聞大朝功德之盛哉、既聞之、計當入朝、然而不朝、蓋恃其海遠耳、然則期以歲月、徐觀其為、至則獎其內附、否則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治於相忘之域、實聖人天覆無私之至德也、陪臣再覲、天陛親承、睿渥今雖在遐、馭犬馬之誠、思効萬一耳、

富山殿副官人良心曹饋餉日呈書契

凡今原日本國大亂之起本矣、細川右京大夫源勝元山名右衛督源持豐國王一姓累代之大臣而左輔右弼執朝家之權柄、喻如趙有廉蔭、西家爭威、連日有隙、將及戰鬥、則天下中分、士卒輻湊於京師者、不知其幾千萬之計、國王屢雖下和親之詔、而人多則勝天、滋蔓難圖、遂為亂世矣、於此屬於勝元者、稱東軍、屬於持豐者、稱西軍、蓋其所居之地、以在東西也、東西張陣、既在咫尺之間、方出先鋒、欲決雌雄、及



偶因人之上言、姑試之耳、然取舍如彼、尺一之封、莫如不降之為得也、且彼豈不聞大朝功德之盛哉、既聞之、計當入朝、然而不朝、蓋恃其海遠耳、然則期以歲月、徐觀其為、至則獎其內附、否則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治於相忘之域、實聖人天覆無私之至德也、陪臣再覲、天陛親承、睿渥今雖在遐、馭犬馬之誠、思効萬一耳、

續善隣國寶記

畠山殿副官人良心曹饋餉日呈書契

凡今原日本國大亂之起、本矣、細川右京大夫源勝元山名<sub>左</sub>右衛督源持豐國王一姓累代之大臣、而左輔右弼、執朝家之權柄、喻如趙有廉藺、西家爭威、連日有隙、將及戰鬥、則天下中分、士卒輻湊於京師者、不知其幾千萬之計、國王屢雖下和親之詔、而人多則勝天、滋蔓難圖、遂為亂世矣、於此屬於勝元者、稱東軍、屬於持豐者、稱西軍、蓋其所居之地、以在東西也、東西張陣、既在咫尺之間、方出先鋒、欲決雌雄、及

及此時勝元不意運奇策於帷中而急圍宮內之四面以入我軍營之裡即深溝高壘不使鳳輦龍旗出於外則持豐一黨中流失水亦知斯乎故與持豐比而黨者舍甲弛弓雖請降於國王之軍而勝元稱謀逆之後不使受其降西軍忿怒含讎於勝元者倍萬於舊日雖似致不忠於君不戰而何其息矣西軍心中實欲為敵於君則縱雖有百萬之師天誅不可其違豈其待歲月後滅沒矣哉然則西軍其無罪者歟何其然乎傳云趙盾不出晉境而有弑君之名况今彼等軍衆不去京都日夜戰鬪流血漂杵擊鼓之聲

動天地者既及七年上自王侯下至士庶人百辛千苦國家日疲弊何其以言語足說之乎雖然朝陽不侵而螢爝自然熄光初在西軍者今降於東軍者十其七八未聞在東軍者屬於西軍之黨是乃天定勝人之理也如今所見則西軍之徒黨不過一兩年而已者歟爰富山左京大夫義勝始隨於從弟富山右衛門督義就在西軍去年之春國王密下詔不俟駕而就召由是越前越中能登加賀四州關塞既闕行旅自穩運糧於洛河不異於平日北蕃靜謐之功但在義勝之一舉故今忝官領之職云々

右草狀一通語言卑野句讀難分漸汗浹背曾雖  
不足備於閣下之尊覽而通事人只通世語耳如  
是之大議以言語通者歟故記其大概奉呈

文明五年癸巳  
成化九年九月初二日 啓

日本國差來使臣桂浩等謹

呈為進

貢車竊羨

聖天子之

宏恩憐我國王之孤忠以成化年例出給賞賜  
則其優待之隆悟等雖欲粉身豈堪報乎  
既獲是音喜忘寢食今羨

諸老爹禮遇過欵曲過於曠昔是與所聞若  
合符節也曩日俯聽俯進太刀等減舊例  
甚與既聞大不相年憂愁百結漿水不能  
下咽其可奈何哉悟等固雖小邦草芥惟

國法刑戮太嚴是畏若不得復舊例而故  
國則人可受誅戮也伏惟

老爹惜生靈垂憐憫一一照治令解倒懸不

右條數開千後

一附搭太刀并給價今年減之使臣自進太

刀不蒙收納之事

一五十人上京事

一疏黃附搭事

一歸國失時事

永正九年

正德七年五月二十

日正使桂悟

副使光 堯

居座玄 衛

居座光 悅

居座宗 設

土官勝 康

通事沈 運

日本國差來使臣桂悟謹

呈悟等從人反及高衆歷歲月凌風波遠來  
直欲拜

帝關之壯嚴且得京城貨物也然今起身唯止五  
十人故悉相聚議皆有忿戾悟等取禍之端願  
垂憐容從使二百九十二人同日赴杭州則  
得慰衆人之誼諱否則必致紛諍不虞之事  
惜等雖堅制之彼不肯聽之則補害不保也  
憐察惟幸

正德六年九月

日正使桂悟

副使光亮

居座元悅

士官宗棟

通事沈運

了庵謹諱桂悟住南禪

大愚之孫  
大疑之弟子

勅賜

佛日禪師 東福大慈菴之僧

正信明武宗皇帝之七年十一月五日甲子

甲辰乞勿絕倭使疏

李滉

按此文見退溪李文集詳其譜混以隆慶四年  
終則此疏係嘉靖二十年甲辰之撰也明矣當  
我天文十三年也觀者其位政之方策可也

中訓大夫弘文館典翰知製教兼 經筵侍講官春  
秋館編修官承文院參校臣李滉誠惶誠恐謹上言  
于 主上殿下臣伏以人有恒言皆曰夷狄禽獸夫  
夷狄亦人耳乃比於禽獸者非固甚言之也為其不  
知禮義與君臣上下之分而其為生也蚩々蠢々冥  
頑不靈殆與禽獸無異故取類而並稱之尔故以禽  
獸畜禽獸則物得其性以夷狄待夷狄則夷安其分

故王者不治夷狄春秋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治  
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若乃執君臣上下之  
分而責禮義名教之道必欲與之辯是非爭曲直正  
逆順而後為快則是所謂督禽獸以行礼樂之事求  
以擾其心適以逆其性不搏則噬矣苗民叛逆大禹  
征之而猶不服頑亦是矣至其舞干羽而耒耜則受  
之未聞念曰惡而猶拒之也獫狁內侵逼近京邑逆  
已大矣及其命將薄伐逐出境而已未聞較逆順而  
永絕之也往者鳥夷蛇梁之變不過狗鼠之偷耳既  
殺賊徒而却之又掃留館而逐之 國威既震 王

法亦正彼乃怛威赧德草心改過指他倭而為辭控  
大邦而自解悅首而祈哀搖尾而乞憐王道蕩々不  
遂詐不億不信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則今之倭  
奴之請若在可許而猶不許然則未知何時而可許  
乎夫廷臣之欲拒倭奴者其意必曰彼罪大矣今甫  
絕而遽和之則無以懲其惡而有納侮之悔是亦似  
矣而有尤不然者昔山奴冒頓困高帝於平城七日  
孝惠高后時單于遺書悖慢而高帝厚遺以自脫惠  
帝早許以請和文帝時山奴一入蒲關而殺北地都  
尉候騎至雍并泉文帝赫然震怒命張相如欒布等

擊之然至於出塞而後還即遺書約和驩然若家人  
父子之相親既而山奴背約再入雲中殺掠甚衆烽  
火通於耳泉長安帝又命六將軍分屯以備之而已  
月余山奴遠塞則旋而罷兵是教君者非不知山奴  
之罪大而乃與之汲汲連和者誠以禽獸之不足與  
較而以生民之禍為重故也今以蛇梁竊發之事較  
之於彼韓曰同歸於罪而輕重則有間矣若之何不  
許其自新之路而構禍於吾之赤子乎且如唐之突  
厥合兵入寇至渭水便橋之北而請和則太宗許之  
宋之契丹大舉入寇至澶淵而請和則真宗亦許之



當是時突厥有相心契丹已挫氣為二宗者豈不知  
輕許則有紉悔之患而懲惡之計乎乃毅然解仇寧  
舍陵犯之罪而與之為盟好者何哉兵凶戰危以和  
社稷安生靈為急而禽獸跳梁之故可置之於度外  
耳故自古帝王御戎之道以和為先其不得已而至  
於用兵者為其除禽獸逼人之害害云則止何必甚  
之而生怨以致搏噬之患哉抑又有一說焉與夷狄  
和親之道固當有操縱伸縮可否之權之勢而此權  
此勢必常令在我而不可令在彼也臣亦知朝廷  
之意以此為重而為是堅拒之議矣然有罪則絕之

自新則許之此正權勢之在我而施當其可也當其  
可之謂取何可違也有其權忘其勢而無心以虜之  
則彼必以為大德而感悅於其心相率而投款矣是  
所謂化之也和不足言矣有虞之於苗民用此道也  
而今日之所當法也今也不然操其權挾其勢固沮  
其向善之心而不肯許之則物我相形彼此角立蠢  
茲小醜必將大為怨恨而啓後日無窮之患矣邇  
一開兵連禍結海波沸騰難覩陸梁欲化則梗化愈  
甚欲和之則其權其勢已非專在於我而或與彼分  
矣與其勢分於彼而後求而和之曷若及其在我而

聽彼之祈哀乎其具毒民於鋒鏑而後和之曷若保  
民享小而行王道之蕩々乎此其義理利害之章々  
較著者也朱文公曰金人終始以和之一字愚宋宋  
人終始以此自愚此則其今日之事大不同宋之君  
臣忘不共戴天之讎為偷安一隅之計匍匐乞哀於  
滔天之醜虜是其操縱伸縮可否之權之勢在彼不  
在我而方且甘心聽命願指氣使之不暇而日趨於  
危亡之域此當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而痛心者  
也今也 朝廷開小一夷自新之路非如宋人自愚  
之失而有虞舜格苗之美何若而不欲之乎當今天

變現於上人事劇於下大禍重疊國運艱否根本脆  
隄圯圍虛誅兵耗糧竭民怨神怒此吾東方何等時  
耶夫太白晝見乃兵興之象臣聞雖古之聖帝明王  
亦不能必其禍難之不來但當其未來則亟自我致  
之之道及其既來則有可以應之之備如斯而已今  
詔修人事以應天變而絕島夷來朝之望是可謂無  
自我致之之道乎開致兵之端而欲以應兵象之變  
臣未知其可也自我致之而我能應之已非謹災之  
道况以今之事勢未必能應之哉且 國家已與北  
虜構釁安知彼中不有諸酋之桀驁劫齒報後而謀

犯邊守者乎設使南北二虜一敗俱奔則撐東而西  
掀衛腹而背潰未識 國家將何所恃而能辦此乎  
此臣之所大憂也東南財賦之所出兵力之所在尤  
不可不保臣愚以謂宜及此收而聽其和且為之辭  
曰國有大故於汝亦不可無鴻恩之及故特許爾請  
云々以復前日之約以紓南方之憂而益脩人事於  
根本之地以及其餘無所虧闕則雖使西北有警猶  
可專意於一面之備禦而無倉卒敗事之患豈不賢  
於四散四戰疲於奔命之不给者哉若如是而夷情  
反側尚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是非自我

所致所謂聖王之所不免亦當盡者所以慮之者如  
何耳吾如彼禽獸何哉大抵 國家之於倭人許其  
和可矣而防備不可以弛也以禮待之可矣而推  
借不可以太過也以糧幣資其情無使失望可矣而  
不可因厭魚之求賄賂之太濫也諺云驕子罵母夫  
家人之子不預防檢則必至於驕而不止或至於  
罵是子雖不子使子至此亦父母之過也况一忤而  
斥之終身其可乎故曰莫如預檢此亦今日之所當  
講也臣又聞人臣無私交之事必有名義余安國待  
倭人過厚致此輩益肆貪婪安國不無罪為然其意

豈在於倭人哉而彼且妄調之忠於已而有胡椒之  
饋 朝廷許令其家受之使倭無知而為此正當曉  
喻而却之使其挾詐而為之則其陷於術中而為  
朝廷之羞不亦是乎以本朝之臣而勸忠於日本此  
何名何義耶若令其家受此物則臣恐安國之目  
將不瞑於地下矣前日臺臣之論甚合事理請有以  
裁之也臣素有虛羸沈痼之疾此未尤劇氣息口定  
其死為隣而聞 朝廷絕倭之請心竊恹歎以為此  
事閱百年 社稷之憂係億萬生靈之命不可不一  
言而死抱私恨於無竟故力疾忍辛謹獻此狂瞽之

說伏願 殿下以臣此章稟于 慈殿而更博謀於  
在廷之臣虛心而審途折衷而審處之則非愚臣之  
幸乃 宗社之幸也臣無任僭越戰兢激切屏營之  
至謹昧死以 聞

新嘉坡各埠紳士共享太平一府背蓋王章不  
王命敷天降臨東不副朕有外來不副再外陳護不  
際此北台降本旨勳德隆中章野亦型共勉解憂固  
余可副辭在羅對日本報稱官辭以示獎嗜謝合誌  
川惠海嘉量對前辭合誌共履天恩永垂百壽永到  
與國自茲受皇土羅陸限於身歸人叩為天降國子  
日本國王日足以憂慰我前之難亦望代歸之願矣  
報三

報三 相公并石司馬書

某向未入朝鮮時，其山川形勝，尚未真知，故不敢浪陳。茲身歷其境，並詳考圖帖，細詢譯者，始知本國幅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蓋地從正北長白山發脈，故北最長。釜山鎮偏在東南隅，與對馬島正面。故日本兵馬易於入侵朝鮮。若全羅一道，直吐正南，與中國蘇常相對。如日本欲犯釜萊天津，必須乘東北風灣轉此嘴。又候東南風，然後能達。大海巨洋，波濤險惡，安能如意。若不至朝鮮釜萊天津，實未易犯。故天護神京，且此一國於東西南北之間，使日本亮夷不得逞志。中華者，天險限之也。閔白旌奸熟察此。

故舍浙直閩廣，竟圖朝鮮。蓋朝鮮與薊保山東相拒，止是西南一海，並無旱路間隔。其中由南而北，自東及西，若尚州之洛東，王京之漢水，開城之臨津，安州之清川，定州之大定，平壤之大同，義州之鴨綠，諸江俱係大川，俱通西北海面。陸行則有遼左一路，以抵山海。而水行則有七路，可達天津山東等處。若得順風三五日，即達。無甚難者。故此奴一得朝鮮，據為巢穴，分投入犯，特易。爾者禦於陸，而水路難支。再禦於水，而陸路不免。三境動搖，京輔振愾，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閔白之圖朝鮮，實所以圖中國，而我兵之

救朝鮮實所以保中國非若救鄉隣聞者北也各降  
傳報稱初意欲建都朝鮮睥睨遼蘇以三十萬犯浙  
直三十萬犯閩廣以窺中原似非虛語也幸伏社稷  
威靈廟堂石畫連戰三捷今且臘出王京事亦覺有  
頭緒但倭奴擁眾尚駐尚州善山等處未即東往見  
今殺死朝鮮軍民數十懸首旗竿者千餘且列塞無  
等聯絡數十里不絕虎牢木柵石城土堡極其堅固  
一路險阨處處埋伏哨丁宗好漢幾為所獲某雖屢  
激提督進兵而將兵墮惰必不肯前軍中洵之俱謂  
戒輩百死一生以三四萬兵馬却數十萬強倭不教

月而朝鮮土地幾已盡後晝夜身處冰雪塩菜毫無  
入口功勞非細逆言官返謂報捷悉虛級賞又云先  
終二十兩北寧夏反為不如經略題叙又不肯覆今  
乃天氣冷蒸疾病交作又欲遠追且倭勢甚衆營壘  
堅完鳥銃利害道路崎嶇若有疎虞將何以處職與  
提督雖百敝催饋多方策勵然恐兵心有變不敢過  
責兵士多有疲故者後日人不察此倘歸之碧蹄之  
戰又可深慮往事者畏首畏尾如此何以集軍如幸  
而倭真恐懼潮次遂歸當為朝鮮悉心善後務要万  
全縱令再來必不使如去年竟達平壤若履無人之

境也其要害分布亦當畫圖貼說與四鎮因說並進  
退保朝鮮若保中國必不敢草率完事設聞白果惡  
行長輩擅出王京益兵添餉諸倭不敢遽歸我兵難  
於即返必須尊臺王張即發陳璘沈茂兵馬前來  
助再假勅文慰勞將士級賞須給全數庶皇恩播而  
軍心勵兵勢張而倭服落完績或可收也事聞臺大  
不敢不罄其愚此乃万分真的非敢誣者乞賜睿訪  
其情自見惟自忘鑒原社稷幸甚

沈惟敬與金命元書、朝鮮都元帥

日月倏馳往事如昨憶昔倭寇貴境直抵平壤目中

已無八道矣老朽銜命哨探倭情相機撫馭得此足  
下暨李休察相會于擾攘之中目擊平壤迤西一帶  
居民流離愁苦如坐針氈朝不謀夕之狀殊可痛心  
足下自歷其事不待老朽之喋喋者老朽檄台行長  
相會乾伏山約束不令西侵聽命罔敢踰越者數月  
延及大兵之至而致平壤之克設或彼時老朽不來  
倭棄祖公之敗而走義州未可知也平壤一道居民  
不被其荼毒者貴國之幸莫大矣既而倭將行長退  
守王京總兵秀家付將三成長盛等三十餘將合兵  
連營控險扼要害不可破碧蹄戰後尤難進馭彼書



判書李德馨有謂見老朽於開城將謂賊勢既張大  
兵且退王京必無可望矣涕泣語老朽云王京根本  
之地得之可以號召諸道乃今重勢至此將奈之何  
老朽云徒復王京若無漢江以南諸道事勢亦難展  
布德馨云苟得一京實出望外漢江以南小邦君臣  
自能尺寸支撐不難也老朽云我試與爾固圉之務  
得王京并復漢江以南諸道及還王子陪臣方為全  
國德馨涕泣叩頭感激云果得如此老爺再造小邦  
功德不淺鮮矣俄而老朽舟次漢江王子臨海君等  
自清正營遣人來語老朽云倘得歸國漢江以南不

拘何地任意與之老朽不從且與倭將誓云肯還  
之不肯還隨爾殺之其他不必言也王子係貴國儲  
君老朽敢不知重當此之時寧言殺之而不肯許他  
事及至釜山指資盡禮多方曲意干王子前倨慢而  
後恭敬時有緩急事有輕重不得已也教言之下王  
京倭退矣沿途營柵遺糧不可勝計矣漢江以南諸  
道盡得矣王臣陪臣歸國矣終以一封羈縻諸酋歛  
手於釜山窮海之地候命三年不敢妄動統以封事  
議成老朽奉命調戢王京復會足下暨李德馨輩云  
今往封矣倭或退矣貴邦善後之計何如德馨應聲

云善後之事小邦君臣責任也老翁不須掛意老朽  
初聽其言未嘗不竒其大有力量大有識見倬然一  
柱石也及今覈其事實似覺文章功業不相符合老  
朽不能不為李判書惜且如釜山竹島諸營未聞即  
撤老朽責也而機張西生諸處倭兵盡渡營柵盡焚  
交割地方官俱有耳結矣何乃清正一來不聞一戰  
不折一矢地方官袖身讓之何也既言漢江以南自  
能尺寸支撐何至已得復失若此乎又言善後之事  
小邦責任何不聞大計止有號泣闕下之一策乎法  
云強弱不當褻寡不敵老朽亦非責難于貴國諸當

事但云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練兵修守相時撫  
馭貴國當事諸賢亦不可置之不問耳渡海以來老  
朽回會貴國王彼此問對之言出于骨髓合于時宜  
毫無假借毫無虛謬國王之心老朽之心彼此洞鑿  
明矣老朽誠謂東事至此可無他慮不期貴國謀臣  
策士機智百端間事迭出內以危言激怒于天朝外  
以弱卒挑釁于日本至于松雲一番說話則又出禮  
法之外其曰前驅伐大明曰割八道國王親自渡海  
歸服頃刻之間二三其說但知此言可使國王動念  
笑可激天朝發兵矣獨不念貴國止有八道若盡許

之又許國王親自渡海歸服則貴國之宗社臣民皆  
為日本矣又何取于二王子耶先朽以為三尺之童  
決不失言至此清正雖橫而不放肆至此又不念我  
堂々天朝統馭外藩自有大体一恩一威亦自有時  
必不肯以數百載相傳之屬國置之度外亦不肯繼  
不奉約束之逆賊擄我藩籬理勢然也先朽極不省  
事至于內外親疎之別順逆向背之情亦人々之所  
易曉有矧茲欽承勅命調戡此事成敗休戚關係非  
輕敢以貴國之事蔑焉不加意耶又敢以日本之橫  
隱然而不報耶足下深于大体詳于國事用是走書

幸足下亮我素衷即為上達國王併使當事群僚察  
知所以既云仰我天朝以為萬全之圖還當聽命處  
分以冀無疆之福毋徒過計日勞而日拙也至囑不

盡  
止此  
係今所得

昔年聽貴國之辭辭皆文字其時戰陣亦不長計也  
戰首戰通今古一具而明矣其來之中國亦罕有

據用執與本天戰和書

始備亦能辭意獲其地已曆二十四年五月廿六日  
即京亦日本國王臣軍亦善書繼承上命斯可觀也  
亦與亦日本來則委時時或亦亦亦亦日本來則與

去去八牌人已於五月廿二日因金山古水齋本  
 自起學取回金山萬、不可再致本報四月味八日  
 六日長齋味五日時味山知新中軍本一官明  
 雖長無味日本幅式武軍管軍管管能五月廿

月十日

母弟韓意姑請可讓計在藤武地可管二十四年四  
 有未早矣大軍此不戰然之只可也下林縣珠留心  
 關亦已回又回茲學指去山知一會之對當明是齊  
 齋計與行身五死懸爾與具其中之軍不必對言推

洪知事尹僉知書翰之趣小島式兵衛重田九郎右  
 衛門口實得其意候如内、申愚意後始無多子候  
 彼國有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納經三百里  
 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候服百里米二  
 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  
 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  
 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等之服則此國亦不  
 能無有也是故

本邦定五畿七道而分侯公之國及卿大夫之采地  
 也五畿七道東海道之外南海有島曰八丈貢白絹

黃絹鬪子絹及穀流故罪人之地也東海有國曰夷  
貢毘布玃鮭蠟虎皮東青是

本邦之南蠻東夷也典云協和萬邦傳云萬邦天下  
諸侯之國也又云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  
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為蠻  
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為上國以是觀之

本邦古之本州山城州也今之本邦非武城乎君子  
居之何陋之有先是刷還朝鮮全羅道慶尚道邊浦  
之漂民七十五名書契云云臣述職武城而辱承嚴  
命曰懷土思鄉實其理而人情之所不忘也早施船

具與衣糧速可及

朝鮮今思以深漁父自付度我

大君之德澤洋溢乎

本邦施及于萬邦云云何事不附意於句

付度三字可改削萬邦雖不協早懷依修隣好以改  
海外人惡聲入耳予無我而隨其情由

大君之德澤及八丈夷蠻夷之地而改及蠻夷若憑  
茲不怨天不尤人杜子美詩云至今有遺恨不得窮  
扶桑既已窮有何遺恨予受

命乘州副隨

大守為

兩國信義不盡之辭命何目言而構怨於人快於心  
與苟改葵誠而已恐莫

媚疾我

大君之德好其改及要荒乎改及葵流若有言之不  
通暫待大守歸詎不具謹言

庚子年三月十一日

伊川圓育

庚子

慶長五年九月

内野權兵衛殿

仙樂稿

人王光

床話書與朝鮮歸客金公足下

依嶋主義智柳川  
調信之所望者也

余按倭史曰人皇第七代孝靈帝四十五年己卯秦始皇  
皇即位既而好仙就日本求長生不死藥日本又就求  
五帝三皇書始皇送之後二十五年始皇焚書坑儒故  
孔子全經存于日本爾云云余以謂日本所通用文字

大守為

兩國信義不盡之辭命何日言而構怨於人快於心  
與苟改葵誠而已恐莫

媚疾我

大君之德好其改及要荒乎改及葵流若有言之不  
通暫待大守歸旆不具謹言

庚子年三月十一日

伊川圓首

平田隼之允殿

内野權兵衛殿

仙樂稿

人至光

床話書與朝鮮歸客金公足下

依嶋主義智柳川  
調信之所望者也

余按倭史曰人皇第七代孝靈帝四十五年己卯秦始皇  
皇即位既而好仙就日本求長生不死藥日本又就求  
五帝三皇書始皇送之後二十五年始皇焚書坑儒故  
孔子全經存于日本爾云云余以謂日本所通用文字

纔有四十八稱之曰假名國人先是未視中國書豈得  
輕下箸而解意乎韞櫝藏之而已後至應神帝時就百  
濟國求博士傳經史無貴無賤通習中國文字佛經儒  
教諸氏百家書次第相逐來人果知儒有五常佛有五  
戒日問月學遂作文明之國於是中國指日本為東方  
君子國寔華也及其季運國屬艱虞公戰私鬪拋文籍  
業于戈者一百餘年于茲矣不知中國之貴不覺善隣  
是寶君子之國變作猛獸之國爪長牙利者興盛爪短  
牙鈍者喪亡可慙焉可悲焉近來有平秀吉始不知何  
名身長田畝之間氣凌雲漢之外國王聞其為人召  
授衣冠一日九迂領關自職而伐一百餘年不庭鞏戰

必勝攻必取六十六州不日臣服矣於是海南諸嶋或  
遣使臣獻方物或付商客供地產可謂草木亦識威名  
者也一朝命義智日聞昔朝鮮羌信使過海前有鄭  
後有申人稱美使日使哉使哉事猶在耳可尚焉哉爾來  
日本雖羌信使朝鮮闕使者久矣汝速超海誘使復舊  
則可也是以己丑義智身自超海余及調信亦從後廷  
議紛然不能速決翌年庚寅以義智為南針黃金許三  
使過海又其翌年辛卯余及調信護送三使超海三使超海  
秋八月歸國翌年壬辰果及大亂吁是誰愆乎二使過  
海而隣交不絕者久矣三使過海而隣交已變者速也  
蓋其所見如何如何今也孔丘盜跖共塵埃不足強論



可否東高閣焉吾 槐門家康公任 大閣秀吉公遺  
命多年乞和於貴國貴國未示諾不諾之事只賜義智  
及調信報章必曰好事緩嫌事急想是以大器晚成也  
孰謂之非乎雖然義智及調信決不知異晚成功而爭  
抑留猛獸超海乎其故何也拙匠若刺指出血大器果  
不成不成則義智及調信罪科難免足下久作客熟知  
日本時勢凡所見聞不遺一毫請稟諸閣老以信使過  
海爲和交之驗乃是足下忠于貴國者莫大焉余所思  
在茲但足下意祖二使耶祖三使耶併在眼中而已古  
云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絃之過也聽者之不聰矣見  
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慎之慎之

吁人之與人戰者是重義而輕命也與獸戰者是非勇  
而志逃也是亦能辨之余年近者稀餘命有幾乎治亂  
興亡雖不關泉下人而爲憂 兩國蒼生之憂而云爾  
憐察朴壽永卿語未悉通因是手自錄呈床詒煩

青眸 李閣老及全僉知共厚識荊於千里之外其亦  
以是語之 癸卯冬十一月日 日本國沙門仙巢老  
人

仙巢老  
人

光永二十年癸未

牙所啟人白向宗梅樞若任覽覽

聘使 尹順之 趙綱 申濡來而賀國慶兼又

寄法鐘於日光山東照之宮禮曹李植撰其

銘曰

日光道場為東照大權現設也。大權現有無量功德，合有無量崇奉，結構之雄，世未曾有。繼述之孝，益彰先烈。我王聞而歡喜，為鑄法鐘，以補靈山三寶之供。仍命臣植叙而銘之。

不顯英烈，肇開靈真。玄都式廓，寶鐘斯陳。參修勝緣，資薦其福。鯨音獅吼，昏覺魔伏。非器之重，維孝之則。龍天是護，鴻作階極。

崇禎五年  
十月十日

崇禎五年十月十日 日 李植撰 吳敬書

崇禎五年

崇禎五年

朝鮮王李倧咨

大清紀事曰朝鮮國王李倧遣使臣賚咨於兵部求代題並以日本國書送呈咨曰朝鮮國王為傳報倭情事本年八月初六日東萊府使李氏竇探呈據慶尚道觀察使李命雄狀啓節該七月二十九日倭差平智連藤智純等持島主書自倭京來即遣譯官洪喜男李長生等就館

相見乎智連等稱去辛大君有疾久不聽政今  
春始瘳山獵舡遊其前無異鳴主輒得陪侍連  
被恩賞此誠一鳴之榮幸而大君左右用事之  
人需索貴國土產者甚多稍違其意謗語隨之  
此鳴主之深患也自調興元方兩人差遣停廢  
以來貴國土產其數無多且唐貨交易之路之  
絕大君左右所求無以應之調興元方兩人奉  
使代以麟書堂等三人及鳴主管下三人更番  
乘舡來往乙亥以後未給之物一一進給然後

兩國可保無事矣薩摩州太守主和琉球主肥前  
州太守主和南蠻每歲可得不貲而島主名為  
主和貴國所得零星視二州何如哉自貴國被  
兵之後日本國中訛言甚多辛少喜事之輩希  
望功賞造不測之言處々蜂起而鳴主竭力周  
旋以為貴國誠信貴國何以盡知之哉島主謂  
俺等日今所請送舡事若未蒙許可則不必強  
請即速回棹直告大君庶免主和朝鮮之責恐  
喝之言不一而足等情具啓據此為然所望大

君者乃日本國君之號、所謂調與者乃島主之  
副官之若、所謂元方者乃島主書記之名也、初  
約和時、本國授兩

梅川豐前守字、

人章服圖書、許令每歲送所

來致胡椒、藥木等物、本國因以土產估乙亥年  
調與元方得眾於國、君力意欲配遠方、而島主於  
望前給之物、本國以為、兩人得眾遠隔別、仍為  
送使事、該等撥、須待其代差出、方可許也、自此  
絕不復言、忽訢於國君、有此來請之舉、觀其書

詞、文字僻澁、殆不可曉、而倭差所陳情涉西側、  
差令邊臣照旧施行、以冀彌縫、一面戒飭防守、  
以備不虞、此後如別有所聞、亦當隨即咨報、緣  
孫傳情理宜轉、用煩乞貴部照詳、管內事意轉  
奏施行、日本國平義成共朝拜、圖書曰、日本國  
對馬州太守拾遺官平義成、奉書朝拜、國禮、貴  
大臣、閣下、維貳、暑月、齋、抑、台、候、若、何、恭、惟、本、邦、  
益、國、金、湯、貴、國、弥、甘、盤、千、里、共、致、一、也、先、是、乙  
亥、歲、也、去、使、臣、回、晚、以、貴、國、各、書、之、情、由、稟、奏

此係書也

於東武執事即令警備河圖後之休命茲以  
受矣自今更始須差使舡故姑為先容仍云禁  
土宜具在別稿伏冀采納摠悉差使口布為國  
頌服自愛惶恐不宣定永十六己卯歲五月又

單開全虎風一

口云據讓政府狀啓本年二月

初十日備慶尚左道水軍節度使鄭楷塘報該  
石城軍下賈生告稱初三日下午午時有異樣舡  
一隻行至扭島外洋遭東北颶風大作泊於多  
大浦鎮前等情即著通事崔義告馳往泊舡處

詳探事情去後四據本官口報本差係是倭差  
平城幸坐舡封進押物人一名侍奉一名伴從  
三名稍工四十名盤問得本倭稱有公幹出來  
事若得成有許首座膝智純等亦當送後出來  
事若不成不必來了早職又問所幹何事本倭  
回說本國大君新生一子此是莫大慶事俺為  
此出來多少說話當候洪李兩通事至面悉之  
不可造次說破終未明言所費甚契亦不傷後  
等情准備具啓據此行據本府狀啓節該合差

續力

礼曹官一员典通事官洪喜男李长生等前往  
釜山细问本倭出来情由等因據此即着本府  
男差<sup>或京力</sup>礼曹接慰李春運同洪花男等馳往本處  
速来回報去後續據李春運馳報早職蒙差馳  
至東萊與本府節度使丁好恕釜山鎮節度使  
鄭楮一同會議據洪花男李长生在義告等手  
本早職等先入本倭館所設茶後探問出来之  
意則本倭所稱大君久無嫡嗣上年八月生男  
此是本國大慶理宜傳報貴國請遣質使近因

長溪漢船得聞清國消息而又有數件事上年  
十月自江戶起行前來早職等回言鄰國生男  
固是慶事清國消息未知何指教件事未知亦  
何本倭言大君生子遣使惟在貴國當分教件  
事當送容言之及早職等索其書契一觀本倭  
言從江戶起乃收島主與大君及僧人道春一  
同緘封而未進茶之日當為呈覽早職亦再三  
問之更無言語等情據此續據東萊府節度使  
丁好恕馳報節該洪花男李长生亦本早職

更為就館探聞本傳言我國大君年將四十每  
以無嗣為憂上年八月始生一男名之曰若君  
大小官員咸聚江戶到戶之晚大君言於島主  
曰我以無功無德

之人兼襲國白三世於茲年將

四十尚無一子惟得眾先世是懼幸而又佑神

助朕得此男貴國聞之亦必喜說矣有一執政

言于嶋主曰此是日奉國之大慶朝祥必有也

使致賀之奉衣官命並應曰此言誠是仍着

至國後之下

島主通知故島主差俺來者且日光山有甲康  
廟堂而廟堂之後新設社堂樑柱四壁皆以玉  
石營造其為華潔千古無比有守僧二人其一  
年一百二十歲甲康生取親信者也其一即天  
皇之子也上年冬大君幸衆官親性焚香後與  
衆官及兩僧會坐相賀老僧之曰今為甲康營  
建社堂而甲康為社神誠吉誠好誠信於  
今四十餘年朝祥若聞大君為甲康致誠追遠  
之事則相賀之禮又有送相留迹之奉今島主



將此意報知朝鮮請以國王殿下親筆一紙及  
指臣謹補<sup>實</sup>請篇以為万世流傳之寶至如大藏  
佛經乃是寺刹極重之書大鐘<sup>本鐘</sup>香爐燭臺花瓶  
等器能是我國易得之物若以朝鮮列裝以為  
社堂傳玩之寶此亦於禮之功德也於此事若  
使<sup>島力</sup>為主轉達朝鮮如何有官皆應曰此言極是  
又言上年冬執改不同於島主曰近聞倭人商  
賈之乞朝鮮與清國和好之事島主何不報知  
於大君耶島主答稱<sup>備</sup>朝鮮既與清國和好別無

他情執改但唯々而已所謂數件乃此事也等  
情據此續批接應官李泰運東萊府蒞度使丁  
好恕等聯名馳報早歲等就<sup>干</sup>本倭領可接見  
茶孫後本倭領言大略與共兵勇亦扣同乎本  
早戰亦答於貴國大君生子果是慶事大藏經  
乃壬辰兵火之後經板散失今難印出大鐘等  
皆我國原產銅之地如此大卷本唯鑄成本倭  
回言銅蠟為自部島量入送來但欲<sup>根</sup>得貴國一  
鑄以為後傳之物耳早歲亦再三搪塞而止如

國王親筆亦難准請云則本使多有愠色曰島  
主款為朝鮮永結和好以為兩國安寧之計有  
此數事相激而終不之許則從前和好之意  
為虛地惡聽世意為之其恐結之狀難以形容  
其書契有本邪雍容重拱云去力八月上旬若君慶  
誕之日誠惟仰太子盛事莫大於此若國亦不  
勝歡悵也先奉賀誠以同他詞俟令平城章口  
述亦詭乎若又言俺亦不日當回掉轉報大君  
慎勿等閑視之說罷早收亦多方用諭令其且

待朝廷分付等情其報據此切照臣等伏見諸  
臣駟報內事彼方隆劍仙宇文具是尚慶幸生  
男按弄為樂其在鄰國之道惟常順適其心助  
成其事實合機宜且其所欲者俱非難辦之物  
况倭情巧詐編急多張恐嚇之語今若不許亦  
慮失其懽心姑依其願許其准請因係是倭情  
合無備將前回移咨該部以使轉奏允為使益  
等因其啓據此為照得倭差所言係是切情理  
宜轉報煩乞貴部查照咨內事意轉奏施行

右掌儀 朝祥國王李保其咨達具部咨云據去議政  
 府啓稱去歲二月對馬島倭人主平城章持書  
 至東萊云日本國大君年四十以無嗣為憂幸  
 于去年生子命為若君此國中之大慶理志也  
 使以表音上謝貴國又謂日光山甲原廟在朝  
 建一祠此皆大君之虔誠不忘其初心貴國亦  
 當備香燈祭答等物以垂永久是誠我國該地  
 皆有但聊自貴國即為好善之美名其來書所  
 云亦如此臣想隣國生子有慶與夫建廟祈嗣亦

亦當送冊款因以此情已曾達部轉為奏別  
 乃于去年四月初一日得其兵部咨云王老使  
 來書本部一一奏聞得旨詳徭國之言欽與大  
 惡寔有傾壓朝鮮之意既修隣好王當量其可  
 否而行勿為衆之模範是以欽奉上命向彼來  
 使新使許老久致送建廟儀物其後本年于正月  
 初七日在萊副使郭維城老人來報云去年十  
 二月二十日倭國使蕭直純來言五月內約我  
 使至江州又言王脩祭物當老人來祭致書若

君心うか同中大式上様上寫上朝上拜上國王上四字上押印上于上再  
押印上白紙上一張上以為上我用上臣上亦上想上彼上國上大喜上建  
廟上已上許上老上使上送上禮上今上應上照上使上送上禮上以上赴上前上約上甲  
庫上廟上祭上扣上已上送上往上為上往上祭上之一上次上以上是上禮上國上之  
禮上但上若上君上係上印上子上原上無上致上書上扣上問上之上道上度上索上空  
紙上押上印上未上為上是上何上主上見上皇上上上曾上諭上若上未上奉上副上使  
并上通上官上至上不上可上輕上許上之上着上將上情上身上達上于上部上臣上想  
老上使上送上禮上亦上隨上國上交上好上所上宜上也上彼上之上國上勢上較上前  
稍上委上借上此上可上以上觀上其上形上狀上是上以上令上部上送上禮上部上參

議申煩之弘文館衙門典翰官趙焯吏部正郎  
官沈旭之等于本年二月二十日將祭廟各色  
等物往文興傳國奉使以此物習貴部奏引以  
便通行兵部轉奏右筆院  
八年

朝鮮疏 肅宗十五年

朝鮮國王李淳奏為臣先祖穆莊王橫被野史誣  
敢陳冤痛情節冀許刪改特示昭雪事臣五代祖昭  
敬王於明朝萬曆戊申歲薨北元妃朴氏無子繼妃  
金氏生一子甫三歲庶子光海君瑄嗣位蓋以金氏  
遵先王意舍已出而為之請於中朝得准葬也時  
有金瑬李貴哥以昭敬王舊臣不勝邦國危亡之憂  
奮發忠憤誓靖內難乃於天啓癸亥三月糾合義旅  
大集廷臣奔告王大妃於別宮宣教燒瑄而立昭敬  
王孫綾陽君倬即臣曾祖父穆莊王也、順年陪臣

之使還也、偶於途、得皇明十六朝紀、其中記本  
國癸亥年事、直以篡逆言之、其他汗賊之言、不啻狼  
籍、臣先父王淵自得此、居常痛心、至於媿侮一  
款、尤力、無理、日本即小邦、先世之深仇、而障外之  
外種也、雖強毋不款、姑與羈縻、而既是我之仇邦、又  
非我之匹偶、今以童孺之朕、僮隸之賤、而指之為婿  
於倭、則亦必駭然、而憤然、而怒、矧以王室之親貴  
介之、寧有忽事忘恥、結秦晉於異類之理哉、穆在  
王妃、即昭敬王朝、寧臣欽敦、寧庶事、韓緩、謙之女、王  
之在邸、以礼、委禽、及至癸亥、進主中壺、與王同受天

子誥命、冠服、而其氏族之詳、亦既具於當時請封之  
奏、明朝乃於天啓乙丑歲、遣太監、明良、輔、哥、許、准  
封典、仍賜詔、命、丙寅、又遣翰林院編修、姜、曰、廣、等、來  
頒詔、敕、兼、以、錫、賚、不、料、國、歷、教、紀、之、後、與、亡、百、變  
之餘、尚有一種傳訛、未足除於私相記載之中者也、  
、今、臣、反、例、天、朝、方、修、明、朝、史、者、其、於、傳、信、記、實、之  
際、必有以正訛、釐舛、成一代之正史、小邦呼籲、此止  
其時、茲、專、差、陪、臣、福、口、君、李、柁、該、政、府、參、贊、鄭、哲、哥  
畢、陳、卑、烟、仰、瀆、天、聰、伏、乞、皇、上、特、命、修、史、諸、臣、細、考  
明、朝、行、查、始、末、小、邦、前、後、申、奏、刪、除、誣、誤、快、許、滿、雪、

以示勸懲以戒成永世之令典仍將印本宣賜小邦  
則非但小邦今日君臣受恩抑結縻粉是期抑臣之  
先祖先父亦將感泣於冥冥之中矣臣不勝大願謹  
具奏聞

林氏著  
華夷變態  
白鳥亦多死  
日語人書  
ト云

一、公為星雲外帶中亦天眷亦不亦俯以思存之道原於  
君親父為之德刺森家世奉上尊鴻恩森微身而其  
中生成也然則忠孝併存亦在奉君之主之餘矣此以亦不  
尚存先王中興之義不得存于之懷食之間雖盡力微整殿  
平奈狼咀今欲遠憑日本諸國炭假多少兵恭守  
台下代其乞之語亦廣便送與公口下曾傳之處也  
台下今欲採甘滋多而莫忘國恩如之君托諸庇護  
是之誓書之切語也  
台下平書表者也其泉打骨不致空忘俯仰  
明鑒至懷至慄

五上

壽水同樂堂主人

壽字

成切

壽首

公壽堂

石竹町漫錄一訂



火既入中土也 曰中 曰土 曰中 曰土 曰中 曰土

其物也 曰中 曰土 曰中 曰土 曰中 曰土

其物也 曰中 曰土 曰中 曰土 曰中 曰土

其物也 曰中 曰土 曰中 曰土 曰中 曰土

其物也 曰中 曰土 曰中 曰土 曰中 曰土

其物也 曰中 曰土 曰中 曰土 曰中 曰土

其物也 曰中 曰土 曰中 曰土 曰中 曰土

1

